

小說概述

高鈺昌

一、前言

延續著前幾年的書寫趨向，今年的台灣小說，依舊進行著各種類型書寫的嘗試。在觸及科幻的敘事主軸裡，小說既探究著肉身與機器的難辨分野，亦展開了人性與科技的複雜辯證；科技的蓬勃發展，如何深刻影響人類的社會和思想的主體，去年度〈2019小說概述〉裡提及的「後人類」思潮，持續在今年的小說寫作裡，映現、預言著人類當下與未來的境況。而在科幻之外，今年度的台灣小說，還充溢著「恐怖」的氛圍與質地，呈現出各種恐怖片元素的複雜搬演。同時，獨屬於台灣歷史的恐怖，白色恐怖相關小說選的集結和出版，再次逼迫著島嶼的吾人，深度挖掘台灣政治、歷史與暴力之間的盤根錯節。此外，值得注意的是，今年度幾部小說的出版，引起了有關創作和書寫倫理的熱烈討論：「私小說」的範疇為何？小說家能夠開拓的虛構邊境，到底位在何處？此些詰問並無正確的解答，但卻能激發創作者和讀者們，一同開始探索、釐清小說創作倫理的模糊地帶。

另就研究而言，世界與台灣的關係，就文學和語言的風格、美學的思潮、媒介的傳遞、文化的演變等層面，展開了細緻的爬梳和統整；而創傷與女性的相關議題，更成為了今年眾多研究者的論述關懷；類型小說和鄉土美學的發展，仍是持續被討論的對象。

本文將就小說出版、相關的學術研究和重要的文學獎項，依序展開小說的概述。

二、小說出版

（一）預演的未來：文明與後人類

當代科技與文明的發展，將會帶領台灣和世界中的人類，走向何處？科幻的題材，仍是今年重要的寫作趨向。賀景濱的《我們幹過的蠢事》（台北：春山），是其蟄伏多年後，再次推出的新作。小說以幽默、戲謔的口吻，承載著浩繁的知識含量，藉由情節和對話的不斷推展演繹，一再叩問著機器、電腦、AI、App、演算法等科技與人性、文明的課題。此小說的開頭，引用了愛因斯坦說過的一句話：「只有兩件事是無限的：宇宙和人類的愚昧，不過我對於前者其實不太確定。」而人類在創造了科技與文明之後，是否依然愚昧且感到困惑的大哉問，便成了在看似輕盈的筆調之中，內在深沉的提問。

新銳小說家林新惠的短篇小說集《瑕疵人型》（台北：時報）也探索同樣主題，細膩刻劃出賽博格（Cyborg）世界的諸多生活樣貌。肉身與機器似乎並無二致，但科技及其工具是否增進了人類的溝通，解消了人類個體的孤寂，卻是個永恆的疑問。在〈一具〉的世界裡，人類的未來，肉身的結婚一點也不符合環保的概念，虛擬的系統會供應「科技結婚」的人生路徑，人類的幸福，彷彿都

能奠基在安穩的烏托邦之上。

（二）過去和現在：恐怖從未消失

台灣的歷史傷痕累累，從過往到現今，諸多台灣戰後的小說寫作，都曾觸及白色恐怖的議題。由胡淑雯、童偉格主編的《讓過去成為此刻——台灣白色恐怖小說選》（台北：春山），此套書共4卷，集結了30位作家的文本，呈現白色恐怖不同面向的描寫。白色恐怖如何施展權力，白色恐怖如何實行暴力，白色恐怖的遺緒又是如何持續、滲透到島嶼的當下；面對這段恐怖歷史，小說家以文字，為我們開啟了一段又一段，文學與國家暴力之間的血淚對話，並逼迫著所有讀者們，持續進行銘骨鏤心的歷史省思。

而陳栢青所面對和建構的，則是恐怖片的資產，以及青春潛藏的恐怖。《尖叫連線》（台北：寶瓶）的敘事場景，像是眾多經典恐怖片的巧手揉雜，喪屍、貞子、異形、各種鬼怪，如此琳琅滿目的恐怖載體，不斷血腥、搞笑出現的暢快故事，內蘊的關懷，卻是有關校園霸凌的問題。校園是純真的天堂，但也可能是處處恐怖的地獄，陳栢青說：「當事情關於你的時候，就是恐怖片；但跟你無關的時候，就變成搞笑片：是你看著別人的痛苦發笑。」他以此文本，顯現校園暴力的無所不在，同時也讓人又驚又笑。

（三）寫作的邊界：何謂虛構的倫理

除開上述兩種重要的小說內容面向，今年的幾部小說，廣泛引起了讀者們對寫作倫理的討論。

劉芷妤的短篇小說選《女神自助餐》（桃園：逗點文創結社），與去年駱以軍出版的《明朝》，引起了「如何引用、挪用他

人故事」的倫理議題。小說選中〈火車做夢〉一文最早的雛形，來自劉芷妤在駱以軍小說寫作課程中的分享，爾後被駱以軍採用和重新改寫，成為《明朝》一小部分的情節段落。當〈火車做夢〉正式成書後，有人發現兩個文本間高度的相似性，引起了眾人極為熱烈的討論，而劉芷妤、駱以軍及其各自的出版社亦分別梳理此爭議過程並發表聲明。然而，何謂挪用、何謂引用，以及私小說怎樣程度的故事採用，才不至於構成剽竊和抄襲，其實至今尚無明確的共識，此些問題，仍有待日後繼續探究和辨明。

另一個有關寫作倫理邊界的討論，則為楊双子的《台灣漫遊錄》（台北：春山）。此小說原先的版本，說明原作者是青山千鶴子，而楊双子則是對此日治時期的漢文小說全面進行重新翻譯。出版社在宣傳時，也標示此書為「2020完整重譯版全新面世」。然而當真相揭曉，此一有關台灣地景漫遊、飲食考察，且觸及殖民和女性情誼的寫作，真正的作者即為翻譯者楊双子本人；而作者青山千鶴子的虛構，實則在小說情節的前後對照之中，可見一些矛盾與破綻。此一小說呈現出新穎的小說虛構策略，邀請讀者們一同進入小說設定的迷宮之中，不過諸多讀者對於此一虛構的設定，給予負面的反饋，也因此，此書於再刷後，即將作者改寫為由「楊双子虛構譯作」。小說的虛構倫理為何，小說的出版資訊，是否為作者能夠進行虛構的邊界？此些種種的爭辯，激起了一系列熱烈的討論。

（四）其他面向

在前述小說內容的面向，以及由小說而起的相關討論外，許多台灣重要的小說家

都在今年出版了擲地有聲的作品。郭強生的《尋琴者》（新北：木馬），被王德威評為是他迄今最好的作品。此書以一鋼琴調音師、逝世的女鋼琴家及其先生作為敘事的主角，展開對於人世的情愛，以及有關隱忍、遺憾、消逝的抒情追憶。此外，這幾年陸續推出新作的黃春明，也在今年完成了《秀琴，這個愛笑的女孩》（台北：聯合文學），女主角秀琴，生活在台語電影片興盛、戒嚴年代裡的宜蘭羅東和台北北投，其生命史的展演，呈現出都市繁華電影夢的破碎，以及人世間的悲歡交集。而台灣女子的生命史，則是在另一小說裡，顯現出不同地域的特殊樣貌，方梓的《誰是葛里歐》（台北：聯經），以不同身分、跨越世代、族群迥異的台灣女子，一同在花蓮的葛里歐飯店相聚的敘事軸線，清楚輻散出台灣女子的繁複生命樣態，而文中各種怪奇詭麗的神話傳說，更是建構出一個又一個色彩斑斕而又極富魅力的時空環境。至於李昂的《密室殺人》（台北：有鹿），則是以懸疑的謀殺案作為情節鋪陳的主軸，逐步觸及台灣與中國的政治局勢，並深度洞察台灣俗世男女的慾望與罪愆。

三、小說研究

（一）釐清台灣與世界的關係

台灣文學的形成和發展，從來都無法置身於世界之外，而也因與異國、不同地域和多元思潮的互動，才造就出文學多元發聲的樣態。今年諸多的研究者，都以廣袤的視野，細緻論述台灣文學與世界的互動關係。

翁智琦的博論〈反共所繫之處：冷戰前期台港泰國民黨報紙副刊宣傳研究〉，以台

灣與香港、泰國的媒介互動，觀察台灣特定時期的文化與政治宣傳，整理了台灣文學、台灣小說的特殊史料。鍾秩維的博論〈抒情與本土：戰後台灣文學的自我、共同體和世界圖像〉，則是以台灣的本土和抒情美學的傳統，作為主要探查的概念，用以觀察戰後的台灣文學，包含台灣小說，如何與世界文學相互對話，且嘗試指出抒情與本土這兩個重要概念並非相互扞格，且一直以來都有著密切的互動。

而黃美娥主編的台灣文學學術專書《世界中的台灣文學》（台北：台灣大學出版中心），更是直接以世界作為清楚的對照座標，將台灣文學、台灣小說的發展縱深，與世界的時空脈動緊密聯繫，從傳統文人至戰後的台灣小說研究，進行脈絡化的編整，以顯現出台灣小說史的轉接、衍生和發展，都與世界之間有著複雜的關係。

（二）爬梳創傷與女性的記憶

今年亦有許多研究關注女性與創傷的議題。陳秀玲的博論〈後二二八世代療傷進行式：台灣小說的「創傷記憶」與「代際傳遞」〉，以諸多女性家族史對於二二八創傷記憶的再現，討論跨越不同世代的女作家及其小說，如何以書寫進行歷史的療傷，且指出女性作為一種創傷的主體，如何具有主動發聲的能力。而同樣的研究視角還有郭汶伶的碩論〈女性長篇小說的政治暴力創傷敘事（1989-2016）〉，以「陰性書寫」作為主要的理論視野，對於女性長篇小說中的政治和暴力敘事，進行特質的歸整，並分析其小說，如何呈現出創傷主體的多元樣貌。此外，游乃祈的碩論〈《風前塵埃》與《太過野蠻的》的創傷書寫與救贖美學〉，對照台

灣作家施叔青與日本作家津島佑子的小說，藉由兩個呈現台灣和日本關係的文本所顯露出的創傷書寫，與其對於殖民記憶的苦痛再現，嘗試指出這兩個文本的美學形式，所共同蘊含的救贖力量。

另外值得注意的是，今年的研究亦出現若干有關林奕含《房思琪的初戀樂園》（台北：游擊文化）的探討，並都觸及了有關女性創傷的議題。有文學相關的碩論研究，如劉馥瑄〈台灣當代師生戀小說題材研究——以《窗外》、《紅顏已老》、《師身》、《房思琪的初戀樂園》為核心〉，以台灣戰後不同世代小說中的「師生戀」題材進行相關的整理；另有社會學的碩論研究，如陳稚宜〈從多重身體觀論性創傷的身體書寫——以林奕含及其《房思琪的初戀樂園》為例〉，以身體相關的理論，分析其文本中所顯現出的性創傷。於2017年出版的《房思琪的初戀樂園》，依舊讓當今的研究者不斷思索其相關的性別與暴力問題。

最後，劉亮雅的學術專書《後殖民與日治記憶——二十一世紀台灣小說》（台北：台灣大學出版中心），針對21世紀之後，台灣諸多重要的小說試圖重返、再現日治時期歷史記憶的書寫，進行了細緻且完整的分析。此書的部分篇章，同樣觸及女性與創傷的課題，而其分析的若干小說，更是對於日治時期的戰爭創傷，以及戰後二二八等歷史事件的暴力，有著深切的刻劃；種種新世紀的小說中，對於過往歷史記憶、戰爭、創傷的屢屢回眸，背後都隱隱映現著後殖民的驅力。另在此之外，女性與歷史的視角，仍是許多研究論文和學術會議論文的重要主題，例如「台灣文學學會年度學術研討會：想像

2010年代台灣文學史」中，戴華萱的論文以性別的視野，重看台灣的大河小說，曾秀萍則以2010年代之後的女同志長篇小說作為主要觀察對象，探查其文本中的獨特發聲。

（三）持續探討大眾和類型小說

本年度不僅創作者持續產出類型小說，研究者也對於台灣不同歷史階段、不同類型的類型小說，進行相關的整理與分析。

通俗類型的文本，亦隱含著與歷史對話的痕跡，游佩芸的碩論〈編織多重歷史記憶：解嚴以來通俗類型小說如何再現二二八〉，試圖在通俗的類型小說之中，看見台灣沉重的歷史議題，其研究對於文類雅俗的位階進行考察，並嘗試指出小說中的記憶與空間書寫，如何再現、形構出此段歷史的想像。此外，林玉珉的碩論〈日治時期台灣漢文報刊小說的間諜敘事研究〉，則是回到台灣的日治時期，以漢文報刊小說作為觀察的中心，理解此時的間諜敘事，如何映現出西方現代性的引進過程，而面對帝國的殖民意識，台灣的文人，又是如何回應此些文化與意識上的衝擊。此外，另有洪懿蓮的碩論〈台灣輕小說《1/2王子》的性別敘事分析〉，其指出了在推動性別平權運動的脈絡底下，台灣當代的輕小說所可能具有的，消解二元性別框架的潛力。而其意欲翻轉、混淆性別的敘事，可能也代表了一種社會大眾對於二元性別窠臼的抵抗。

而在今年的學術會議中，亦可見通俗文學被持續討論，例如在第4屆「文化流動與知識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：台灣文學的斷裂與蔓生」中，蘇碩斌對於台灣通俗文學的物質環境，進行了初步的探查；而黃儀冠對於1960年代，台灣跨小說和影像的言情敘事，

展開了關係性的討論；另有蔡造珉，除開在此研討會，亦在其他的學術會議裡，持續對於台灣武俠小說發展的系譜，進行探勘。

（四）鋪展鄉土與後鄉土的衍變路徑

今年度的小說研究其實仍有諸多延續去年的研究主題者，在鄉土和後鄉土美學的重要研究有：陳惠齡《演繹鄉土——鄉土文學的類型與美學》（台北：萬卷樓），是其將多年來對於鄉土文學研究的集結，台灣鄉土小說、後鄉土小說與相關小說家的美學風格衍變與台灣歷史、思潮發展間的互動，都呈現出清晰的時代和世代變化。

另在學術會議方面，第17屆「全國台灣文學研究生學術研討會——躍界×台灣×文學」，蔡易澄〈如何生產新鄉土？〉，從更多層面討論，新鄉土小說和作家是在怎樣的時空和社會條件下孕育而出；另在「『台清成政』台灣文學研究生學術交流研討會」中，嚴慧詩則是發表了〈後鄉土文學的不可能性——鄉土文學意涵的斷裂〉，嘗試指出鄉土與後鄉土小說之間存在的裂隙。無論是新鄉土或是後鄉土，台灣小說有關鄉土的討論一直是未竟的重要課題。

最後，綜觀今年的研究論文與學術會議，承續前幾年的研究動態，吳明益及其作品，如《苦雨之地》、《單車失竊記》等，仍是許多研究者關注的對象；甘耀明及其小說，亦仍有許多研究者進行探查；黃崇凱2017年出版的《文藝春秋》（台北：衛城）則有不同的研究者分以文學史和策展的角度，進行細緻的討論。

四、文學獎項

陳思宏《鬼地方》（台北：鏡文學，

2019）獲得「台灣文學獎」金典獎・年度大獎與文化部金鼎獎的肯定。陳淑瑤的《雲山》（新北：印刻，2019）獲得金鼎獎以及台北國際書展大獎「小說獎」的殊榮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新銳小說家林新惠《瑕疵人型》於今年備受讚譽，其文本以奇特的想像和特異的筆調，榮獲「台灣文學獎」金典獎和蒨蕾獎雙重獎項的肯定。

另外，郭強生《尋琴者》則獲得「台灣文學獎」金典獎、第4屆「Openbook好書獎」等獎項。同樣榮獲第4屆「Openbook好書獎」的作品還有賀景濱《我們幹過的蠢事》以及陳栢青《尖叫連線》。以上在各獎項脫穎而出的作品，足見今年的台灣小說有著高質量且多元的書寫面向。

五、結語

沛然先行者的寬闊視野，造就出台灣文學書寫樣貌的大河彎彎。今年，台灣重要的大河小說家鍾肇政仙逝而去，而映現意識深層幽闇的現代主義小說家七等生，亦與世長辭。於梨華、郭漢辰的肉身也離開了我們，然而他們筆下的校園和大武山的場景，則永遠青春、繁茂。此外，出版眾多重要小說作品的九歌出版社創辦人蔡文甫，《聯合報》前總編輯、泰國《世界日報》的社長趙玉明，也於今年離世。其人、其作品、其工作、其無窮視界的甘甜之水，皆灌溉著無數小說閱讀者的乾涸心靈。

大抵而言，今年度的台灣小說多有著過往思潮的延續，科技帶給人心與世界的衝擊為何，仍是許多小說書寫者和研究者關注的主題，而類型和大眾小說的議題，亦持續被探討和摸索。除此，台灣的歷史密布血淚，

於焉歷史、創傷以及暴力與記憶的問題，將是文學研究永誌不忘的重要主題；同樣的，鄉土是每個個體成長和出發的原點，此原點已隨著時間的推展，而逐漸有了不同的位移。今年度的台灣小說仍在蛻變之中，而無論是新思潮還是舊養分，都是相互對話的美麗起點。